蜀山劍俠傳/23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三二回　破遁閃靈旗 變滅盈虛森氣象　傳聲談舊迹 循環因果快恩仇

下一回▶

話說這時衆妖人因紅髮老祖破了敵人陣法，那半天血光已飛向對面，將全崖洞帶石坪緊緊籠罩，成了一片血山，魔火血焰已用全力發動，另外還有別的狠毒法術、法寶一齊夾攻，和敵人成了不能並立之勢，知道厲害，又用自己不着，樂得隔岸觀火，等到事完，再以巧言誘激，使與自己同流，和諸正派爲仇。衆妖人都認定峨眉門下十多個有法力的門人非遭毒手不可，好不快意心喜。因血光移向對岸，湖這面便現出天空，無甚阻隔，當地景物又極靈秀，衆妖人各運了些石塊放在湖邊，分別坐下，對着一湖清波，向前觀戰。不時三三兩兩，交頭接耳，互議未來之事。正在說笑得意，猛聽破空之聲甚疾，方一入耳，已經臨頭。衆妖人原也是各異派中能手，雙方相持這一會兒，華山派的史南溪和三影神君沈通，也聞信趕來。因勢太急，首先警覺有異，忙即飛身縱起觀看時，無如來人神速異常，未看真切。衆妖人因各方同黨連日聞信陸續趕來，時有到達，敵人黨羽卻未見有一個到的，再見易、李、金、石諸人俱已在場，以爲峨眉後輩中能者差不多已盡如此，即便還有少數未到，也非紅髮老祖之敵。匆迫之中，內有好幾個粗心一點的，俱當來的是自己的人。就在這聞聲驚顧瞬息之間，四五道匹練般的光華已自天飛射。內中一個身劍合一的紅衣少女，手上還發出百丈金霞，耀眼生花，光華奇強。

衆妖人看出來者是仇敵一面，不禁大驚，忙飛劍光、法寶抵禦時，已是措手不及，兩個法力稍弱的，連同一殘餘妖人，正當來路，喫那幾道光華迎頭就勢一絞，連人帶寶，一

齊了賬。有的更連劍光飛刀都未及放出，便成了死鬼。猶幸來人志不在此，順手殺了幾個，略一停頓，便星馳電閃，金霞到處，血焰花飛浪捲，立即飛將過去。史南溪認得當頭少女，正是前番攻打峨眉時，手持寶鏡專破邪法的女神童朱文。後面緊隨齊靈雲、周輕雲、岳雯三人。相隔日月不多，想不到竟有如此高的法力，不禁又驚又怒，揚手數十團雷火朝前打去。沈通也把手一揚，發出好些毒釘、雷火，紅光飛舞半天。敵人早已飛入血光之中，一個也未中，其勢又不能追將過去。二人和衆妖人說道：「峨眉這些小狗男女，實是各派心腹之患。朱文賤婢所用天遁鏡，好似比前還要神妙。下餘三人劍光也非昔比。此寶正是那血光的剋星，紅髮老祖法力高強，雖不致敗，法寶必又要毀去兩件無疑。尤可慮的是，敵人皆是峨眉後輩，我們傷亡多人，紅髮老祖現以全力施爲，始得勉強困住，依然未傷一個。敵人師長雖然閉洞不出，但還有好些教外黨羽，如駝鬼、矮鬼、賊尼、賊和尚、怪叫花之類，人數頗多。新近借着開府，廣爲結納，幫手越多，聲勢更盛。這些可惡的老鬼，多是機警神速，時久無功，難免趕來惹厭，好的話鬧個無結果，弄不好還要傷人受氣，一敗塗地。」

正在談說忿慨間，忽又有破空之聲由遠而近，這次衆妖人已然留神，忙起戒備。來人也相繼飛到，共來了五人，分三起降落，俱是峨眉門人。史南溪祇認得秦紫玲和黑孩兒尉遲火二人，下餘三人，俱未見過。衆妖人自是忿怒，忙起截住，各顯神通，鬥將起來。湖這面殺了個難解難分，對岸更連珠霹靂，驚天大震，那千百丈血光已由密而稀，大有減退之勢。原來紅髮老祖聞得對岸衆人驚呼之聲，便知敵人來了援兵，剛一回顧，一道百十丈高的金霞，後面緊隨着幾道匹練般的光華，已電馳而至，衝蕩開千層血浪，飛將進來，光中現出三男一女，不禁又驚又怒。方欲喝問，四人中的齊靈雲已在寶光護身之下，開口道：「老前輩且請息怒，聽我一言。」底下話未出口，紅髮老祖恨極之下，那還容她分說，口喝一聲：「小狗男女，不必多言。」一面催動血焰魔火，一面施展玄功變化，重又幻化血手，想傷害四人泄忿，元神一晃，便已隱去。靈雲仍高聲喝道：「老前輩，你本正人，祇因受了孽徒播弄，以致今日。現在已將身敗名裂，我等爲體家父及各位師長與人爲善之意，好心相勸。你若不悔悟，放下屠刀，少時老前輩昔年所樹強敵一到這裏，主人是他記名弟子，此老性情，決不容人欺凌，那時再想善罷，就恐難了。」

紅髮老祖聞言，心中一驚。又見來這四人，不特法寶神奇，內中嶽雯、靈雲功力更高；輕雲、朱文，雖然功力稍差，但各有一口極好仙劍，光華強烈。四道劍光又聯合在一起，簡直無從下手。尤厲害的是那天遁鏡，金霞百丈，所照之處，血光立被衝散；自己盡管全力施爲，終是近身不得。情知所說不會是虛，前途大是可慮，祇是惡氣難消，無法下臺。心方驚疑，忽聽朱文喝道：「這廝想是命該遭劫，不知利害輕重，連四九天劫都等

不到，便要送死，我們和他還有甚麼客氣？」說時紅髮老祖元神所幻血手剛剛現出，意欲向四人中擇一抓下。朱文一眼瞥見，手揚處，便有一粒豆大紫光朝那血手影打去。此寶名爲霹靂子，乃上次英瓊在幻波池所得寶物之一。當年聖姑用無上法，在兩天交界處，收斂空中將發未發的雷電之氣凝鍊而成，共煉有百餘粒。開府時，妙一真人將聖姑所贈法寶分贈衆門人，將此寶分作兩份，朱文便得了一半。雖然每粒祇用一次，但是威力至大，比起正邪各教中的各種神雷還要厲害。紅髮老祖自恃玄功奧妙，除道家自煉心靈相合之寶，還須功候深純者外，多半都能攝取，不畏傷害。此寶初發時，又祇一粒紫色星光，光雖奇亮，並無別的異狀，也無聲音，決看不出似無數雷火凝鍊。知道對方俱是能手，既敢對己而發，雖料不是尋常，萬沒想到昔年幻波池威震羣魔乾天一元神雷霹靂子，會落在一個峨眉後輩手裏。加以被困六人見來了生力軍，血焰魔火已被鏡光衝蕩，宛如浪濤起伏，精神爲之一振。內中方、元二人瞥見敵人身形忽隱，知又要用玄功變化暗算，血手一現，便將青靈箭迎面發去。紅髮老祖還得防護，另用法術抵擋，百忙中連轉念的工夫都沒有，一時疏忽，仍用血手抓去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紫光一觸即發，血手纔一捱上，立化爲紫色焰光爆裂，聲勢之猛，直少倫比。紅髮老祖驟出不意，怒吼一聲，向旁遁去。猶幸功力深厚，傷退下來，忙一運用玄功，便自勉強復原。如換尋常妖邪，所煉元神已無幸理，就這樣受創已是不小。岳雯見敵人敗退，乘機連發太乙神雷，加上天遁神鏡寶光一照，四外血光越似紅雪山崩，波翻浪滾，紛紛消散。紅髮老祖報仇未成，元神又受重傷，怒發欲狂，略一緩勢，重又現形上前，將化血神刀和身帶法寶紛紛放出，誓要分個死活存亡。哪知四人早已奉有師父密命，預示機宜，各有防身之策。乘他這一停頓，先用寶鏡、神雷衝開血路，飛向易氏弟兄身旁。那辟魔神梭光華減短以後，本能向前勉強衝行，再經四人隨護開路，那石坪地方又不甚大，轉瞬便引向李、余、方、元四人之處，同在牟尼珠寶光籠罩之下，任何邪法異寶，俱都無從傷害。

十人會合一處，各自發揮法寶、神雷威力，破那血焰，以待時機。對於別的邪法異寶，全不理睬。紅髮老祖枉自怒髮千丈，無可奈何。洞中諸人又有反五行禁制護住洞府。紅髮老祖想用六陰絕滅神功，拼着耗損真元與敵一拼，偏生此法須有三個有法力的助手，而對湖又來了好幾個強敵，將衆妖人絆住，打了個難解難分。眼看所煉魔火血焰消散大半，此法一破，敵人便可來去自如，氣急欲昏，不知剋星將至。正恐仇人遁走，忽聽對面朱文說：「師姊，你看這廝，把所有家當，連向鳩盤婆借來做門面的一些破布爛銅全賣弄出來，一會兒攻打洞口，一會兒又朝我們做些奇形怪相，和瘋了一般。我看不給他一點苦喫，也不知道厲害，再給他幾粒霹靂子，讓他再躲向一旁，緩緩喘息如何？」靈雲喝道：「文妹不可如此，我們須看他以前與各位師長相交分上。他雖耳軟，不明是非，但也劫數使然，依他本心，並不如此。此次他門下徒黨傷亡太多，縱然咎由自取，死有

餘辜，到底師徒情分，因恨成仇，也是人情。不過他沒平心細想是非順逆，致敗之道罷了。他那法力並阻我們不住，本不難捨之而去，祇因少時還有人來，萬一不妙，我們還須爲他解圍。適纔你那霹靂子已是不該，如何還再下手傷他？」

紅髮老祖本心是在尋思毒計拼命，聞言重把那對頭影子涌上心頭。心一發怵，又當力竭勢窮之餘，不禁回憶前情，追原禍始，漸生悔恨。覺着仇敵雖然可惡，如非孽徒一再生事誘激，耳軟受愚，致爲所誤，也不致鬧到這等進退兩難。有心拼命，又覺數百年苦功修煉，與敵人同歸於盡已是可惜；再如敵人師長早有防備，白白葬送了自己，與敵無傷，更是冤枉。心氣一餒，越不敢遽然發難。正在相持尋思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忽聽有人由遠處傳聲說道：「藍蠻子別來無恙？可笑你枉自修煉這多年，五百年前的故人，竟會對面不相識。如非拿了人的東西手短，又因日前有二好友相勸，昨日你追我，便該向你索還舊賬了。那五雲桃花瘴，祇可算是五百年來的利息。你今日元神在此賣弄，那法身想用不着，也喫我暫時扣住，一會兒有人代我向你算賬。你既自負本領，縱容孽徒欺壓善良，想必對我總該有個算計。一人做事一人當。你也知道我的性情，輕易不肯與人爲難，但是言出必踐。我此時爲完夙願，也是神遊在外，不願以轉世之身見你，祇得轉託別人代辦。你總不至於非要我親身到場不可吧？」說罷，語音寂然。

紅髮老祖原是貴州山民，本來姓藍，極少有人知道。再聽那說話人聲如嬰兒，相隔至少也在三百里外，知是生平惟一對頭剋星。又聽出昨日收去五雲桃花瘴，適纔中了白眉針，在崖外用法力禁制緊藏的法身也被盜去，底下口氣更惡。知道此老得道千年，法力高強，不可思議，無人能敵，爲方今旁門中最厲害的老前輩。性情尤爲古怪，處治異己，心辣手狠，形神不留。自己盡管平日好強好勝，好容易修煉到今日地步，忽然相隔數百年毫無音信的殺身強敵剋星尋來，遇到這等比四九天劫還難躲避的生死存亡關頭，也不由得心寒膽悸，宛如鬥敗公雞，自知無幸，呆在那裏做聲不得。

靈雲、岳雯等四人知他膽怯氣餒，自認形神俱滅就在眼前，更無心力再事尋仇。方喊了一聲「老前輩」，待要發話，忽見一圈佛光由對湖飛虹電舞般穿陣而至，晃眼到達。手揚處，洞口霞光連閃幾閃，反五行禁制便自收去，並把手一接，發出一片青光。四圍血焰魔火本已消亡大半，青光一現，紅髮老祖知道此光來歷，心情雖然惶急，仍是不捨全毀，手一招，便自收去。來人也不緊迫，也把青光收轉，連身外佛光一齊斂去，落下身來，先與紅髮老祖對面。洞內諸人，早看出來的正是小阿童，好生歡喜，擁了出來。因是敵我還未罷休，此時均是身劍合一，法寶護身，待與洞外十人會合，裏外夾攻。

金蟬、石生、南海雙童關心二易，迎頭搶出，手指敵人正要喝罵，靈雲、岳雯早料有此，忙打手勢止住。雙方已在發話，敵人也把法寶一齊收轉。靜心一聽，阿童還未開口，紅髮老祖面容慘變，已先說道：「你是枯竹老人叫你來的麼？當初我雖不合犯他，也是事出無心，又迫無奈，並且此事已蒙韋八公求情解免，怎又舊事重提起來？老人想必離此不遠，煩勞道友引往一見，與他當面分說如何？」阿童冷笑道：「你倒說得好哩！老人對我說，他此時不願見你，也知你有話推脫。但你應該知道，當初他向你和韋八公所出的題目，你二人並未做到，你並還辜負了韋八公，怎能怪他食言？現在你那法身，已由他還了我當年的法寶，將它釘在你那隱藏之處。你此時就在我手裏脫逃出去，元神往上一合，也是同歸於盡了。自己行爲，自己明白。這些年來，因你假裝好人，竟欲挽蓋前愆，所以無人尋你。今日你既縱容門下孽徒倒行逆施，頓忘本來，和我這些好朋友做對，休說我那老友，連我也容你不得。虧你還拿韋八公來做說辭。韋八公因禍得福轉歸佛門，將來可望正果。照你所行所爲，你還有面目見他麼？這是你自種惡因，今日受報，怨得誰來？」

衆人見紅髮老祖那麼法力高強，驕橫自傲的人，見了阿童竟一毫也不敢倔強，好似害怕已極，不禁驚奇。紅髮老祖聽到末兩句，愈發神情沮喪，厲聲喝問道：「照此說來，莫非你便是韋八公麼？」阿童笑道：「你居然還有點眼力，隔了好幾世還認得出。如不是我，誰能代他來哩？」話方說完，紅髮老祖面容忽地獰厲，滿口鋼牙一錯，猛然一晃身形，便已隱去。衆人疑他情急反噬，惟恐阿童驟出不意，受了暗算，紛紛上前保護時，祇聽阿童笑道：「我先還不知前生因果，當你有些門道。如今我前生法寶已蒙老友交還，有了制你之法，難道就被你逃走了麼？」話還未畢，手先朝外一揚，一道靈符飛起，青光一閃，湖中嘭的一聲，突涌起青熒熒一幢冷光。紅髮老祖身形忽現，裹在其內，連掙兩掙無效，一聲長嘆，便把雙目一閉，不再言語。衆人纔知湖中另外還有一層專制敵人的埋伏，事前連方、元二人也不知悉，好生駭然，不禁奇怪阿童所遇怪人就是大荒山枯竹老人，怎會數日之別，便有這高法力。

湖對岸諸妖人與秦紫玲、尉遲火、黃玄極、周淳、悟修五人對敵，因五人開府以後，各得有兩件法寶，史南溪等雖然邪法厲害，也是無可奈何。有兩個法力差一點的還受了傷，連同幾個看出兆頭不好的殘餘妖人，先自遁走，剩下祇史南溪等五六妖人，惡鬥方酣。先見血光盡收，佛光飛來，敵人齊由洞中擁出，紅髮老祖停手不戰，已知不妙。晃眼工夫，又瞥見紅髮老祖隱身逃遁，被敵人用一幢青光困在湖心上面，狀似閉目等死，料定凶多吉少。衆妖人方想抽身逃遁，猛又瞥見崖外飛越進三道金光，其勢比電還急。史南溪認出是敵黨中前輩有名人物，喊聲：「不好！」先自破空遁走。下餘妖人本已心寒膽

裂，也各飛逃。有的嚇得連飛劍、法寶均未及收回，全喫紫玲等五人收去。尚幸來人直往對崖飛去，不曾下手，飛遁又速，五人急於觀看紅髮老祖被困之事，不曾窮追。祇內中一個逃得稍慢的，喫秦紫玲用聖姑所贈之寶金剛杵打了一個腦漿迸裂，死於非命。下餘全都逃走。

這時紅髮老祖元神在青光中面現苦痛，狀甚可憐。齊靈雲剛在開口向阿童勸說，那三道金光已經飛到，來人正是嵩山二老——追雲叟白谷逸和矮叟朱梅，同了淩雪鴻轉世的楊瑾。白谷逸還未飛到，先把那道金光朝青光上蓋去，強力吸起，往上一提。紅髮老祖遇見這冤家對頭，自己理虧，無從分說，先還想大對頭不會就到，這一個轉世不久，法力尚淺，意欲拼着法身不要，祇把元神冷不防冒險遁去，不料對頭早有埋伏，一下制住。祇當仇人素性疾惡手辣，不知阿童轉劫多生，身入佛門，心性已變仁慈，並非無法轉圜。紅髮老祖自以爲元神必滅，想起前情，悔之無及，祇得閉目聽人施爲，受那煉神化氣之慘。猛覺身上一輕，如釋重負，睜眼一看，見是好友白谷逸正以全力來援，身外青光已被吸起，當時喜出望外，忙要乘隙衝出。忽聽追雲叟喝道：「道友不可妄動，你不知那位道友脾氣麼？如果不是我親身趕來，誰還再能救你？少安勿躁，解鈴還須繫鈴人。已有朱矮子和峨眉弟子爲你解怨，一會兒便沒事了。」人到危急之際，忽遇救星，再一想到對頭厲害，委實不能和他硬來，哪裏還敢妄動，口中諾諾連聲，不住稱謝。

這時朱、楊二人已落崖上，朱梅向阿童道：「小和尚，你能代枯竹道友做幾分主的，看我三人和你這些小朋友分上，饒了老蠻子吧。」阿童未及答言，金蟬和白、朱二老頑皮已慣，故意攔道：「不能！他用桃花瘴、化血妖刀連傷我們九人，適纔又將兩易師弟困住，非報仇不可！」朱梅把小眼一瞪，佯怒道：「胡說！受傷九人，是自己不遵師命，要來多事應劫，怨着誰來？自不用功，法力不濟被困住，還好意思說人？你們雖然受傷，已然救好；老蠻子死了多少徒弟黨羽，被你們把他鬧了個家敗人亡，這氣又應該如何出法？小和尚如聽你話，我便尋你們六個小鬼的晦氣，再和老和尚說理去。」楊瑾也在旁笑勸道：「紅髮道友並非惡人，此次也是受了孽徒之愚，有激而發；他又於我有恩，望諸道友不可過分。」阿童也不還言，祇望着金、石六矮微笑。金蟬道：「小師父，你真壞，自不放人，卻望我笑，鬧得這位矮老前輩以大壓小，其勢洶洶。我怕他告爹爹，惹他不起，愛放不放，沒我們的事，省你借口。」阿童笑道：「他還要向我師父告狀呢。這等不準也得準的人情，真不甘服哩。」朱梅正要還言，楊瑾已先接口道：「小聖僧大度包容，念他多年苦功，修爲不易，放了吧。」靈雲等也同聲勸說。

阿童道：「我本不知前生之事，自從前日枯竹老人一說，纔知這廝以前行爲忒已可惡。

如裝好人到底，也不會有人尋他，偏是爲善不終。平日縱容妖徒爲惡，已負失察之咎；如今索性與各異派妖邪聯合一氣，夜郎自大，一意孤行。照來時枯竹老人行法觀察他的心意，因爲記恨殺徒之仇，自知法力難與峨眉爲敵，竟欲與軒轅老怪、妖屍等魔頭一黨。留他在世上，豈不貽害？因此想將他除去。既是諸位道友說情，祇要他肯永遠洗心革面，不與妖邪同流，不特我與他解去前生仇怨，連枯竹老人也不再與他計較了。」朱梅笑道：「小和尚，趕人不上一百步。你祇把乾天靈火撤去，免得枯竹老人多心見怪。你說這些話，包在我三人身上，必能辦到。他也修道多年，爲一家教主，莫非還要他親自向你賠話，纔能算完不成？」

阿童正要回答，忽聽先那嬰兒口音又在遠方傳聲道：「藍老蠻，我如不是峨眉齊道友來書爲你說情，以你昔年所爲，休想活命！韋道友既不與你計較，我也破一回例，真正便宜了你。」說時，那幢青光本喫追雲叟運用玄功勉強提離本位，枯竹老人話聲一住，倏地刺空飛去。紅髮老祖知已脫險，滿面羞慚，欲向白、朱、楊三人道謝。追雲叟恐他衆目之下，難以爲情，忙道：「道友久戰之餘，元神不免稍勞，還有那白眉針也須化去，我送道友回山歇息吧。」紅髮老祖當着前生大仇和一干峨眉門下，本難說話，其勢又不能就此走去，聞言自是感激，忙朝阿童遙一舉手，說道：「多謝八公不念舊惡，倖免大劫，異日再當面謝，我告辭了。」楊瑾忙道：「紅髮道友的法身呢？」朱梅道：「這個無須發愁，枯竹老人既允釋怨，小和尚又看我們薄面，決不會再與爲難。倒是他門下妖孽可恨，我和白矮子代他清理門戶去。我二人由那裏走，不再回來了。」說時，白谷逸也向阿童遙謝一聲，一道金光，擁了紅髮老祖飛去。朱梅也自駕着一道金光飛走。

楊瑾重向阿童稱謝。阿童笑道：「這原是做就圈套，故意嚇他，祇差點沒被朱真人叫破。楊道友何必太謙？」楊瑾道：「齊真人算得真巧。聞二妖屍已然發動詭謀，不論你我，稍晚一步，紅髮老祖怨毒太深，情急無計，便與妖屍連成一氣，不知又要生出甚事來了。」阿童道：「那倒不然。枯竹老人自接齊真人手書，立即神遊中土。日前我和金、石、甄、易六人無心相逢，將我留住，便是爲他護那法身之故。昨夜他元神來此，暗設埋伏。妖屍谷辰同了雪山老魅，果然乘他元神出遊，前往暗算。因我在彼，有佛光護住，不能侵害，相持不多一會兒，他便趕回。妖魅自非其敵，沒有怎鬥，便已嚇跑。枯竹老人不怕他們與紅髮老祖勾結，倒是防他乘虛而入，去往紅木嶺暗算。一直追出萬里以外，給二妖屍喫了好些苦頭，知他們暫時不敢在這附近作怪，方始迴轉。他說紅髮老祖心術尚好，前生所爲還是情急無知。後雖對我不住，事隔多年，我已身入佛門，大可不必計較。不過他生平祇此一塊心病，枯竹老人又是他惟一克星，正可借此逼他迴心向善，與峨眉釋嫌。一切早有定算，祇爲追趕二妖屍往返耽延，不然我早來了。他那法身，不特仍在

原處，連所中白眉針俱已化去了。」楊瑾聞言，自是欣慰，讚佩不置。

金蟬又問阿童以前經過，纔知阿童前生也是旁門中散仙有名人物，與枯竹老人同時，還是紅髮老祖師執前輩。彼時枯竹老人時常神遊轉世，遊戲人間，行道濟世。這一世轉生在一個山民家中，滿頭紅髮，相貌醜惡。彼時紅髮老祖已然修爲多年，尚未創教收徒，法力也已不弱。那日二人無心相遇，紅髮老祖不知他便是枯竹老人元神轉世，看出道法頗高，欲與結交，初意原本無他。不久，紅髮老祖該當應劫兵解，不知對方於初見之時，便有意成全。臨危之時竟生毒念，乘對方入定之時，先將元神攝走，又在當地設下埋伏，想禁制對方元神，強佔他的廬舍。誰料事成之後，對方忽然出現，自道來歷，力斥他不義之罪，索還軀殼，還要消滅他的元神報仇。紅髮老祖久聞老人威名，嚇了個魂不附體，理屈力弱，不敢與抗，慌不迭突圍遁走，逃到韋八公處求救。八公力向老人求情，說：「你每次轉劫，法身多是修到年份，尋一深山古洞，在內入定，元神卻遁回山去，待不多時，又出來投生轉劫。對於以前洞中存放入定的法身，就此封閉在內，有似埋葬，極少復體再用。反正棄置，樂得看我面上，成全後進。」老人先說紅髮老祖不應如此狠毒賣友，又說自己屢次轉劫留存的法身日後還有大用，非索還報仇不可。後因八公再三求說，纔出了一個難題：要紅髮老祖在一甲子內，把老人故鄉三峽中所有險灘一齊平去。否則到時便由八公代爲處罰。一面並由八公用法力將他元神遙禁，以便到背約食言時，將他斬首戮魂。八公見老人說得好似戲言，一口應諾，保其必能踐約，並也從旁相助。

哪知此事說來容易，做時極難。三峽上游兩邊山崖上，住有不少法力高強的修道之士，有的邪正不投，有的不容人在門下賣弄。並且江中石礁，多是當年山骨，其堅如鋼，好些俱和小山一樣矗立水中，爲數又多。昔年神禹治水，五丁開山，尚且不能去盡，何況一個旁門左道。又加上這許多阻力，事未辦成，反結了許多冤家，沒奈何祇得罷了。紅髮老祖前言未踐，已使人爲難。到了所限年數，又不合心存狡詐，惟恐八公將他獻與仇人，竟然先發制人，去往八公隱居的龍母洞中，暗破元神禁制。事有湊巧，八公恰是劫數將臨，不在洞中。守洞道童又無心說了兩句恐嚇的話，以爲八公回來，發覺禁法已破，必不甘休。反正成仇，走時又把重要法寶和一葫蘆丹藥盜去。剛剛逃走，八公便爲敵人所傷，逃回取藥，哪知藥、寶全失。一會兒敵人追上門來，終於遭了兵解。由此歷劫多生，受盡苦難，直到今世，方始歸入佛門。紅髮老祖事後纔知八公已早代向老人求免，祇等到期尋上門來，略加告誡，便將禁法撤去。自己恩將仇報，悔已無及。這多年來，日常想起便內疚。先還恐怕老人重又怪罪，八公轉世成道後，尋他報仇。事隔多年，並無朕兆。又聽說老人已不再履中土，雖以元神轉世，祇是一味修行，不與同道來往，永無一人知他蹤跡所在。知道此老性情，如要尋仇，早已上門，決不會歷時這麼久尚無音

信，並且前已答應八公人情。於是漸漸放下心來。數百年過去，除偶然想起問心不安外，久已不以爲意。實則老人和八公，於他俱有夙孽，數該如此。這次如非要收五雲桃花瘴，並助方、元二人歸到峨眉門下，也不會管他閒事。祇因老人受了妙一真人之託，出山太急，不及轉世，又以多年修煉從無間斷，便把昔日埋藏的法身，擇一復體，以備元神日常歸宿。但那法身修煉年歲有限，功候不濟，附以應敵，不能大顯神通。祇那日收五雲桃花瘴，是以肉身行事，餘者均以神行。於是，把那肉身入定，交由阿童護法，就便歸時快聚，詳述前因，並把昔年代爲收藏的兩件法寶交還，告以機宜，令其依言行事。

阿童說完前情，齊靈雲便取出一封柬帖。大意是說：「鄭八姑、陸蓉波、廉紅藥三人南疆之行，本不應往，事前已有訓示，祇鄭八姑一人能夠遵守。蓉波、紅藥雖以尋覓洞府，無心相值，並非接到信火傳聲，故違師命，終是有失謹慎。紅藥用嫫姆所賜修羅刀連誅妖人，已樹強敵，可速歸就八姑，速覓洞府修煉，以便到時應付。修道人穴居野外，何地皆可棲身，勿得在外逗留，致惹殺身之患。余英男欲隨英瓊同修，並非不可，但她本身尚有要事未了，須在幻波池別府開建以後。餘人所領道書柬帖，備有使命，又即分散。方、元二人，暫時可隨靈雲等三人一路修積外功，日後回山，再行拜師之禮。」衆人望空拜命起立。除易、李、癩姑三人，以及金、石、甄、易六小弟兄，奉命一年以內可以便宜行事，隨意所之外，阿童仍和金、石六人一起。秦寒萼、李文衍、向芳淑三人，因受化血神刀之傷，必須覓地靜養。易、李、金、石等十人，又商量乘此無事，正好去往陷空島求取萬年續斷，早使三人復原，並備異日應急之用，就便還可觀玩北極海底奇景，但行止未決。餘人互相略微敘闊，便即相繼別去。

癩姑見衆人還在爭論，笑道：「主人都隨齊師姊走了，你們還留在這裏做甚？」易靜道：「不是別的，我覺此行不宜人多。既然大家都願看北極奇景，到了那裏，祇着兩人下去，餘人等在上面，一半玩景，一半防守那班左道中人，喜怒無常，又易受人播弄，萬一翻臉，勢必難敵，有個接應。秦、李、向三同門，可同回寒妹洞府，靜養等候。那地方離仙府近，衆同門時有往來，如若有事，也方便些。不過此去北極島嶼甚多，有好些妖人窟宅，我們過時行迹務須隱祕，不可無故生事。到了陷空島，祇能由我和癩姑下去，見機行事，不可爭搶。並非我自恃機警，祇爲今日之事，由我和瓊妹而起，師父又許我們便宜行事。各位師長閉洞不出，陷空老祖與紫雲三女不同，我們有求於人，須知客主之分。一個行止不檢，自家失陷，還要辱及師門，將來何顏回山相見？我雖不才，一則前生曾隨家父去過一次陷空島，稍知海中途徑以及沿途險阻、宮中禁忌；二則總比各位師妹年紀較長，照着本門規矩，也應稍微僭先。本定祇我三人同行，至多帶上兩個舍侄，以備破那千層冰壁。如今人數一多，不得不把話說明在先，權充識途老馬，請諸位暫時

聽我調度了。」衆人齊說：「這裏祇易師姊年長，法力最高，我們自然惟命是從好了。」

易靜原以六小弟兄是初生之犢不怕虎，加上阿童也是一個喜生事的，偏都非去不可，惟恐到時不聽吩咐，出了亂子，丟人誤事；堅持不令同行，他們勢必另做一路趕去，更易生事，轉不如自己率領，多少還可壓住一些，便故意說了上面一番話。見金、石等人隨聲喜諾，阿童也在一旁含笑點頭，並無不滿之色，心始稍放。癩姑又道：「陷空島我雖不曾到過，昔年隨侍家師屠龍，卻到過它的邊界。聽一人說，前途便是北極冰原，到處都是千萬丈冰山雪嶺，陷空島在盡頭偏東一面，中間有一片冰原雪海，地名玄冥界，終年陰晦，祇冬至子夜有個把時辰略現有曙光。與小南極光明境終古光明，每年祇夏至正午有個把時辰黑夜者，完全相反。人到那裏，所有法術、法寶俱失靈效。那人說時，因家師看了那人一眼，便未往下多說，至今疑信參半。師姊乃舊遊之地，此話可是真的麼？」

易靜道：「那道關口實是厲害，便師妹不問，行前也須囑咐。事非子虛，但無如此之甚。那地方本是北極中樞分界之處，本來就是元磁真氣發源之所，差一點的金質法寶飛劍，到此便要無效。加以陷空老祖生性喜靜，近年越不願與人交往，又在當地利用元磁精氣，設下一道三千九百里禁制，橫亘山海之中。不知底細的人如想飛越，多半失陷。就勉強衝越過去，前途百十座冰山島嶼，均有妖邪盤踞，各仗地利法力，紛起爲難，令人應接不暇。一面陷空老祖也有了警覺，除能事先得他允准，或是自願相見，多半將水底晶闕隱去，閉門相拒，見面直是休想。沿途那些島主，除卻海中精怪，頗有幾個能者外，平日多仰他爲泰山北斗，雖未得列門牆，如遇有外人欺凌，也必出面袒護，一個也成仇不得。我們行蹤隱祕也是爲此。前半無妨，到了玄冥界附近，便須把遁光擇地降落。步行約三百六十里，過了這道關口，見了天關，再翻越一片冰原，然後避開海路，繞道飛行。到了陷空島附近，又須降下，纔可無事到達，入海叩宮求見。否則他那禁法神妙，常人步行倒可無妨，祇要駕遁光飛行，離地兩丈不到，立觸禁網，縱不致把我們所有法寶、飛劍全數收去，也必阻礙橫生了。另外，雖可用神梭在地底穿行，一則路遠費手，二則陷空老祖脾氣古怪，最喜人誠敬相對，如以法力自恃，非喫他虧不可。所以他那禁法不阻礙常人和冰原上面生物遊行。以前並還曾說，祇要有人向道心誠，不畏艱險酷寒，把這萬餘里的冰山雪海越過，到他島上，便可收爲門徒。除大弟子靈威叟，好些徒弟都是這麼收錄的。後因門人輾轉援引親私，暗助來人免去沿途冰雪寒風之險，以圖入門。資質又都下駟，學道不久，時出爲惡樹敵，屢壞他的家規。陷空老祖盛怒之下，清理了一次門戶，重訂規條，嚴禁門人私自援引，這纔無人敢僥倖犯此萬里冰雪，酷寒奇險。我們祇要中途無事，能到島上，求藥一層，便有指望了。」說罷，衆人均無異詞。

方、元二人所居崖洞，行前已用仙法封閉。衆人議定，便即起身。先護送秦、李、向三人回到寒萼那裏，一同進內略坐，便往北極海飛去。這十個人的遁光都極迅速，不消一日，便飛入北極冰洋上空。祇見下面寒流澎湃，波濤山立，悲風怒號，四外都在凍雲冷霧籠罩之中，天氣奇寒。英瓊笑道：「好冷的地方，如是常人，還不凍死？」癩姑笑道：「這裏便算冷麼？纔剛進北海不過千里，離冷還早着哩。我昔年走至腹地將近，便覺冷不可當，再往極邊，不知如何冷法。你是沒有經過太冷的天氣，所以覺冷。你看海中祇是寒流碎冰，還有濱海漁舟出沒，比起極邊，豈不相去天淵？到了那裏，休說是海，連天都要凍凝，風也一點沒有。如若有一點風，冰山雪海立時紛紛塌裂，天翻地覆一樣了。」易靜笑道：「師妹說的正是玄冥界左近，陷空島並不如此。天氣雖然也冷，卻不厲害，海水更是清明如鏡，也不冰凍。上下俱是奇景，奇花異卉到處皆是，纔好看呢。」

衆人原把遁光聯合，在海面上空逆流上駛。正談說得有興，忽見前側海面上浮着數十處黑點，隨着蓋天波浪出沒上下。南海雙童和易氏姑侄、癩姑等六人，以前均曾遠歷遼海，見慣無奇。金蟬、石生、英瓊、阿童四人都是初次見到，俱覺新鮮。石生道：「這北海的浪真大，你看那些小島，直似隨波而動，在水上走呢。」易靜笑道：「那都是北海冰洋中的特產，短的是巨鯨，長的是海鰍，不是小島。因隔得遠，浪大霧重，魚頭還未露出。尤其海鰍，長有百丈以上，脊背一段，滿是海中蠔蚌貝介之類粘滿，加上碧苔海藻叢生其上，甚至還生有小樹，浮在水面，矗如山嶽。沒見過的人，便近前也當是海中島嶼，看它不出。這些鯨魚，最小的也有十幾丈長，前半更是粗大，等它噴水就看出來了。」話未說完，衆人已然飛近。果是一些龐然大物，奮鬣揚鰭，三五成羣，在彼戲浪遊泳。那身子比起以前銅椰島所見還大得多，勢也猛惡，略一轉動，海浪立被激起數十百丈高下。偶將頭脊露出水上，礁石也似靜止不動，立有一股水柱激射出來，直上半天。魚數又多，游息往來，祇在那一帶海面，並不離去。動靜不一，此起彼應，驚濤如山，互相排蕩擠撞，聲如巨雷。駭波飛舞中，遠近羅列數百十根沖天晶柱，浪花如雪，飛舞半空，已是奇觀。再加上數條百餘丈長的大海鰍，沒頭沒尾，祇把中段脊背浮出水面，連嶺一般，橫亘其間。猛一昂首，噴出來的浪花直似雪山崩倒，灑下半天銀雨，半晌不息。當時水霧迷漫，掩去了大片海面；濤聲轟轟，越發震耳。端的氣勢雄偉，不是淺識之人所能夢見。金、石二人俱說：「海魚竟有這樣大的，真個好玩。我們稍看一會兒再走，如何？」癩姑笑道：「你們真是少見多怪，海風多腥，這類蠢物有甚麼看頭？前面好景緻多着呢。」甄艮道：「其實此物遇上鯨魚，照例必有一場惡鬥。現在雙方俱是互相蓄勢示威，引滿待發，祇等一挨近，撞上立起兇殺。因都生得長大，今日鯨羣又多，聲勢必更駭人。我以前曾見到過一次，鬥到急時，連海底的沉沙都被攪起，急浪上涌數百丈，

水花飛濺出二三百里以外，和降傾盆大雨一般，上下混茫，全是水氣佈滿，哪還看得出絲毫天色。我們如非有事，倒是有個看頭。」

易靜、癩姑二人主持飛行，說時並未停止，遁光迅速，晃眼已經飛過。金、石二人聞得來路海嘯之聲比前洪厲，回頭一看，上下相連，一片白茫茫，已分不出哪是天，哪是水。金蟬慧目，力能透視雲霧，看出水霧迷濛中，有數十條大小黑影在海中翻騰追逐，料是惡鬥已起，連道「可惜」。癩姑笑道：「你們兩個真孩子氣，腥氣烘烘的東西有甚麼可惜？」石生道：「你不要老氣橫秋，前邊要沒甚好看景緻，我再尋你算賬。」易靜笑道：「小師弟，不要可惜，你看前面，好東西不快來了麼？」衆人聞言，往前一看，乃是由北極冰洋隨波流來的大小冰塊，大的也和小山相似，有的上面還帶有極厚的雪。因是大小不一，遲速各異，又受海水衝擊，四邊殘缺者多，森若劍樹。浪再一打，前擁後撞，浪花飛舞中，發出一種極清脆的聲音，鏗鏘不已。忽有兩塊極大的互相撞在一起，轟隆一聲巨震過處，立時斷裂。無數大小冰雪紛如雨雪，飛灑海面，擊在海波上面，鏗鏘轟隆，響成一片，好聽已極。石生道：「這不過是些大冰塊，有甚好看？」易靜道：「呆子，你真俗氣。單這碎冰聲音，有的宛如雷霆乍驚，有的彷彿無數珍珠散落玉盤，有多好聽！並且這還是開頭，好的還未到來。再往前走，你看了不叫絕才怪哩。」說時，不覺又飛翔出老遠一程，沿途所見冰塊也越來越大，形態也越奇怪。有的如峰巒峭拔，有的如龍蛇象獅，甚或如巨靈踏海，仙子凌波，刀山劍樹，鬼物森列，勢欲飛舞，隨波一齊淌來，浪頭倒被壓平了些。海洋遼闊，極目無涯，到處都是。

氣候越發寒冷。上面是羲輪失馭，昏慘無光，祇在暗雲低迷之中，依稀現出一圈白影。下面卻是冰山耀輝，殘雪照水，遠近相映，光彩奪目。衝撞越多，散裂尤頻。眼看一座極大的冰山忽然中斷，或是撞成粉碎，轟隆砰噗之聲與鏗鏘叮咚之聲，或細或洪，遠近相應，匯成一片繁響。異態殊形，倏忽萬變，令人耳目應接不暇。金、石、阿童三人也不禁同聲誇起好來。癩姑笑道：「你們三人還是少見多怪，這還不算，等一會兒還有好的來，我略施手法點綴，叫你們看個奇景。」說不一會兒，前側面忽然漂來一座極大的冰山，那山上豐中銳，因隱沉水中的下半截更大，矗立無邊碧浪之中，毫不偏倚，遠望直似朵雲橫海，緩緩飛來。等到臨近一看，那冰山通體有千百丈高下，中腰細削之處恰在水上，形勢愈顯峭拔。當頂一片，滿是白雪，離頂數丈以外，危崖森列，洞谷溪澗，無不畢具，萬壑千峰，各呈異狀。最妙是通體晶明，更無絲毫渣滓，寒光閃閃，奪目生花。當快浮到衆人身側，癩姑忽把遁光停住，手向外一指，冰山也停在海面不動。眼看一片光華照將上去，那些水晶洞壑峰巒立泛奇輝。因山太大，這一停住，後面大小冰塊隨波湧來，正擋去路，往上接連相撞去，又發出一片極雄壯的天籟。海波再隨着一衝激，

浪花飛舞，高起百丈，到了空中，再散落下來。那些碎冰海浪喫冰山上霞光一照，幻成一層層冰綃霧縠，裹着無限天花，在裏面飛舞而下。還未及落到海裏，後面浪頭又一個緊接一個，翻騰激涌而上。水氣越盛，也越鮮明燦爛，五色繽紛，光怪陸離，照眼生輝，絢麗無儔。金、石、甄、易、英瓊、阿童等八人看得興起，已各將寶光放出，照將上去。這一來，更幻出萬道金光，千丈祥霞，晶芒遠射，奇彩浮空，映得無邊碧浪齊泛金光，盪漾海面，連天際沉雲也成了錦霞。衆人紛紛拍手叫絕不迭。

易靜對癩姑道：「你還說人家小孩脾氣，你先就是個小孩子頭。這裏已快入北極邊境，海面空曠，寶光霞彩，上燭霄漢，千里以外都能看見。倘將前面各島盤踞的妖人精怪驚動趕來爲難，不是無事找事麼？」癩姑把大頭一晃，笑道：「我們不過因北極這些妖邪雖是左道，祇在極邊荒寒之區，夜郎自大，平日祇有水族遭殃，輕易不去中土作怪。這次又是有爲而來，不願使主人不快，故此懶得招惹，當真我們是怕他麼？前隨家師來遊，幾個比較有一點門道的俱都見過。他們見了家師，俱和凶神一樣怕。過時他如知趣便罷，如若大膽生心，想賣弄甚伎倆，叫他嚐嚐我的味道。」

易靜聞言，猛想起屠龍師太昔年被長眉真人逐出門牆時，曾來北極覓地隱居修煉，並還和陷空老祖鬥法兩次，後經人調解，方始化敵爲友。那威鎮羣邪的一柄屠龍刀，現正落在癩姑手裏。她雖性喜滑稽，從不肯說自恃驕敵的話。起身以前，自己把事看得甚重，她祇說曾隨屠龍師太在玄冥界左近遊歷過，未曾深入，神情卻似不甚在意。她不是不知輕重的人，行至中途，忽然炫弄冰山爲戲，又說這類輕敵的話。就恃有前師所贈的屠龍刀，以她爲人，也不至於如此輕率。想了想，問道：「聞得昔年屠龍師伯爲了苦行，南北兩極均曾隱修多年。師妹昔年可曾隨侍在側麼？」這時，癩姑手縮袖裏，口隨衆人嬉笑應答，耳目似有所注，聞言不甚在意，隨口答道：「我拜師年淺，師父在此修煉時，我還不曾生哩。」易靜又問：「那麼師妹前番來此，是屠龍師伯道成離去以後，舊地重遊的了？」癩姑剛答應道：「正是。」忽聽前面暗雲低垂中，似有異聲飛來。因相隔尚遠，海中波濤競喧，如走雷霆。衆人競觀奇景，祇管指點說笑，無人留意。祇易靜一人心細，首先警覺，方要告知衆人戒備，瞥見癩姑手在袖中微動，往起略揚，跟着遠遠一聲輕雷過處，異聲忽似退去。待不一會兒，癩姑忽然說道：「我到水裏看看這座山到底多高。」說罷，不俟答言，大頭一晃，蹤跡不見。隨又隱隱聽到前面一聲鳥叫聲，越料有事，所說乃是飾詞，既不肯和衆人先說，其中必有緣故。見衆仍未覺察，便在暗中戒備，靜候下文。

約有半盞茶時，癩姑忽然現身。易靜見她面上微帶喜容，也不說破，若無其事。癩姑看

了易靜一眼，還未張口，石生和易震終是童心，同問：「海底那半截如何？你怎麼不使它全浮上來？」癩姑道：「這座冰山時重時輕，被我強制住，支持了這些時。它底下根盤不固，再受急浪衝蕩，好景無常，已快倒了。」話未說完，祇聽冰山上喳喳連響，接着轟隆一聲，倏地迸散爆裂，萬壑千峰齊化烏有，雪崩也似坍塌下來。激得海水排天而起，波濤洶湧，駭浪山飛。衆人寶光尚未撤回，又映出大片奇麗之景。癩姑隨說：「快走！」衆人見無可看，祇得各收法寶，一同飛起。

易靜知道冰山之倒，乃癩姑意欲上路，恐衆貪玩奇景，不捨即去，暗中行法所爲。否則，那冰山已喫法力禁制，兀立海中，萬無自倒之理。猜她先是故意炫露，等把妖邪引來，隱身獨前，自去應付。偏是回來得這麼快，行法俱在袖中，四外留神觀察，除遙空兩次異聲略鳴即止外，並不見有一絲應敵朕兆，面上又帶喜容。既不會是向衆同門賣弄，行事何以如此隱祕？好生不解。因癩姑祇和自己以目示意，表面仍和衆人說笑，一語不發，料有難言之隱，便不再問，同催遁光，加緊前駛。癩姑卻知自己行藏瞞不過易靜，恐其多心，借題發話道：「自來有備無患，甚麼事都是幫手多好。我們趕到陷空島，還是多着一人入海求見吧。」易靜笑答道：「師妹舊地重臨，法力又高，智珠在握，想有勝算了。」癩姑也笑道：「師姊一行表率，怎和我說出這樣話來，我雖來過，因隨家師辦一件事，祇北極邊界較熟，玄冥界那邊要地並沒去過，底細不知，自然仍是易師姊主持爲是。我只就我所知略微準備便了。」易靜聽出她暗有佈置，適纔所遇，看那來勢，分明是旁門中精怪妖邪，不知怎會如此容易服低，見即避退，不便深問，祇含笑點了點頭。癩姑也未往下再說。

衆人又往前飛了千餘里，見海面上已然冰凍。起初冰層不厚，下面寒濤伏流，激盪有聲，時有碎裂渙散之處。漸漸冰層愈厚，四外靜蕩蕩的，悄無聲息。寒霧愈濃，混混茫茫，一色白直到天邊，也分不出哪裏是海，哪裏是陸地。遁光急駛所發破空之聲，竟震撼得八方遙應。不時聽到遠近堅冰斷裂之聲，發爲繁響，不絕於耳。易靜知道前、左、右三面山嶺雜沓，峰巒林立，因相隔遠，隱於濃霧凍雪之中，看不出來。這些山嶺峰巒，連同好些高可參天的危崖峭壁，俱是萬千冰雪凝積，經不起巨聲震動。遁光衝破冷雲，向前急駛，其力甚大，稍不留神，飛臨切近，休說撞上非塌倒不可，便這破空之聲和被遁光衝開的雲氣一鼓盪，也紛紛崩裂，順着冰原滑向海裏，順流而下，鬧得附近北極的海上流冰越多。不特來路所見漁船難免受害，並還易使氣候變化，發生風雪酷寒、洪水之災，那聲勢尤爲驚人，祇要一處冰崖崩裂，勢必發生極洪大的巨震，稍大一點聲息，都禁不住，何況這類驚天撼地的大震。附近峰巒崖壁受不住劇裂震動，也相繼崩裂倒塌。於是紛紛相應，往四外蔓延，推廣開去，一峰崩倒，萬山連應，把方圓萬里以上的地形

一齊改變。往往經時數月，始漸停歇。那無量數的冰塊，有的被前途斷山殘壁阻住，越積越多，重重疊疊，由小而大，仍積成山嶺。有的去路地勢低凹，又無阻滯，便順冰面滑向海裏，化爲絕大寒流，爲害人間了。自己前生曾隨師母、師父同駕舟來游，曾聽說過。一聽四外冰裂之聲紛起，相隔玄冥界又祇二三千里之遙，既防貽害，又恐驚動前面妖邪精怪，忙令衆人把遁光升高，在天空凍雲之中緩緩前飛，不令發出巨聲，免生他變。

當地乃北極中部數千里最酷寒的一帶，空中密霧濃雲，俱已凍成一層層冰氣，緊緊籠罩大地之上，相距祇數十丈高下，地勢又是越往前去越高。衆人橫海飛來，爲玩沿途景緻，飛得本就不高，再一直平飛過去，無形中逐漸降低，最後離地纔祇十餘丈高下。因上面沉雲低垂，大地又靜蕩蕩，不見一人一物，均未想往上昇。這一飛向高空，天氣固是酷寒，那凍雲冷霧凝成的冰氣，竟是越往上越厚，雖不似真冰一般堅硬，卻也具體而微，浮空欲聚。飛行空中，祇聽遁光衝過，排擠激盪，聲如鳴玉，響成一片，煞是細碎好聽。俯視下面，除金蟬一人能透視雲霧，一覽無遺，易靜、癩姑、石生三人各有慧目法眼能夠看出外，餘人多半連地形均難分辨。因飛得太高，破空之聲爲密雲所阻，遁光所衝激起的雲氣，祇在高空迴旋震盪，傳不到地面，所以飛不遠，那迸裂之聲便自靜止。

癩姑笑對金蟬道：「你那一雙神目，曾經芝仙靈液霑潤，能透視雲霧，不比我和小和尚，還要運用玄功，凝神注目，能看出一點形迹。天氣如此奇冷，我想離玄冥界已無多遠，我們必須在三百里外降落，步行過去。聽說那一帶地形已變，不是昔年平原，中有一道高嶺橫亘冰原之上。陷空老祖因近年時有異派妖邪前往，勾結他的徒弟侍者，心中不悅，爲禁外人入境，又把禁制分作上下兩層。嶺上時有怪光隱現，老遠便可看見。離界五百里還有一座高峰，全北極山地都是極厚冰雪，獨此一峰，通體皆石，不着寸冰。峰下便是火眼，與界那面元磁真氣發源的磁穴相對。前途雲霧越密，這瞭望之責，索性交你一人。你把雲路偏東，留神觀察，如見前面雲霧中現出一座筆直的孤峰，青煙一縷縷搖曳其上，便是此峰，可速當先往峰腳降落。我和易師姊自會率衆同下。索性多受點累，大家多走點路，由那裏步行過去好了。我現用掌教師尊靈符仙法，隱祕傳聲相告。除易師姊外，別人均聽不出。好些原因，事完回去再爲詳言，你祇依言行事，不要回答。如照我的估計，就被人識破行藏，也必以爲我們都過不去，不放在心上，就容易飛越了。」金蟬聞言，料有深意，把頭一點，依言注視前面不提。

英瓊與易靜、癩姑相隔最近，見她手縮袖中，嘴脣亂動，似向金蟬說話，卻無聲音。方要詢問，喫易靜搖手示意止住，沒有說出。癩姑又用傳聲之法，分別告知衆人：「少時祇要一降落地面，一直前行，不可任性發問，能一語不說最好。」易靜見狀，料知事關

機密，癩姑對於此行，必有成竹在胸，祇不知以前怎不向衆人說起，到時纔行囑咐。疑她推尊自己，不肯僭先，又覺不似。因爲以前到幻波池第二日，三人便有誓約，一同虔修，患難成敗與共，同參正果。以後遇事，誰能勝任，誰便上前，餘下二人爲輔，同心同德，決不容有絲毫意氣之見，無所用其避忌謙讓。真有上策佳謀，盡可明言，銳身做主當先。適纔還拿話點她，何以如此拘泥，臨機方始出頭分派？心中好生不解。這一段路飛得慢些，約有半日，纔行飛近。時值北極的初夏明季，沒有黑夜。雖然天氣陰寒，祇正午時略見一點陽光，終日都是暗雲低迷，氣象愁慘荒涼，但有冰雪之光反映，近地一帶仍是明光耀眼。在天空中飛行，因有重霧密雲，反倒昏暗非常。外人經此，直是伸手不能辨指。憑金蟬一雙神目，也祇看出二三百里遠近。餘人便是兩三個道行高的，運用慧目法眼注視，也祇百里以內能夠透視，再遠便已看不見。估量將到，愈發留神，各聽癩姑叮囑，一言不發，一味啞飛。

金蟬獨自當先，正飛之間，發現前面果有一座孤峰，撐空天柱般拔地而起。峰頂彷彿中凹，內有一縷青煙裊裊上昇，祇有尺許粗細。當頂四外的雲霧，竟被衝開一個比峰還大數倍的雲洞，少說也有四五十里方圓。知已到了地頭，忙打手勢告知後面諸人。易靜、癩姑立把遁光又放慢了一倍，約有半個時辰，到達峰前祇有數十里路，金蟬便向下斜飛，往峰腳落去。衆人隨在後面，一同降落。纔出雲層，便見下面現出一片奇景。原來北極全地面都是冰雪壓滿，而環着峰腳一圈，獨有石土地面，峰形圓直如筆。下有火源，終古冰雪不凝。可是四外俱是冰原，經此一來，地勢自然凹下了千百丈。站在冰原俯視峰下，宛如一個百餘里方圓的深井，當中立着一根天柱。別處冰原多有積雪，這一圈俱是堅冰，看去水晶也似，又滑又高，光鑒毛髮。頭上雲霧，又被峰頂青煙衝開，現出數十里方圓的天色。碧空澄澈，不着纖雲。與下面冰井正對，圓得和人工修成的一般。

易靜前次，原自海底通行，歸途爲廣經歷，雖隨一真大師由玄冥界邊上飛過，因是陷空老祖所說路徑，又要往北海去乘碧沉舟與父母會合回島，見玄冥界上空暗若長夜，過界以後，便是冰雪兼天，雲霧比起今日還密得多。覺着來路奇景已然遍歷，過界以後便是一片荒寒，無甚意思，便和師父說抄近趕回，不曾經此。到了碧沉舟中，纔聽師父說起界這邊還有神峰火眼之異。初以爲尋常看慣的火山一類，想不到有此奇景。見下面環峰一圈，雖有百里方圓，花樹泉石頗多，景物愈發靈異。但是四外冰壁環繞，上下相去十丈，必定無路可通。見衆欲下觀賞奇景，方欲阻止，癩姑把手一招，已縱遁光領頭下降。心想：「奇景難得，也不爭此片刻耽延，見識一回也好。」便隨衆人一同降落。到地一看，那峰不特拔地參天，形勢奇偉，而且自腰以下直到地上，竟是綠油油布滿苔蘚，蒼潤欲流，與上半石色如玉，寸草不生，迥乎不同。最奇的是，環峰一條溪澗，承着冰壁

上面飛墮來的冰水，宛如一圈千丈晶牆，倒掛着無數大小玉龍，雪灑珠飛，雷轟電舞，如聞鈞天廣樂，備極視聽之奇。

溪水約可平岸，及往水中一看，碧波湛湛，深竟莫測，數百道飛瀑由冰壁中腰離地數百丈處，齊注溪中。水勢如此浩大，卻未見有溢出之處。溪岸上面，地勢平衍，與峰相隔約有十餘里，芳草如茵，碧綠塗染。到處疏林掩映，樹身修直，亭亭矗列於平原荒草之上。最高者竟有百丈高下，粗卻祇有兩抱，幹黑如鐵，叩上去作金石聲。下半筆直，離地數十丈，方有枝椏伸出，一層層寶塔也似往上堆去，枝上滿綴繁花。因樹高大，枝柯稠密，每株開花不下萬數，祇有紅、白二色，其形如梅，每朵大約尺許。樹葉顏色翠紅，大可徑丈，也和梅葉相似，寥寥二三十片，生在樹梢當中主枝之上，四下分披，宛如一片碧雲罩着百丈紅霞，千尺香雪，株株如是。下面行列甚稀，上面花繁枝密。幾乎株株相接，連成一片錦雲，花光豔發，鮮明照眼。似此奇花，便凝碧仙府也未生有一株，端的平生初見。衆人方在觀賞驚奇，默契無言，癩姑往兩側略一端詳，便打手勢招呼衆人，往前面飛去。晃眼飛達峰後，忽見離地丈許峰麓上面，有一石洞，兩扇石門緊閉，甚是齊整，癩姑令衆停住，自和易靜飛身上去，用手指朝洞門上輕輕彈了兩下，又在門上畫了兩畫。待不一會兒，便聽內裏有人拖着鎖鏈行走之聲。跟着便聽厲聲發話道：「老東西，又來擾我清修做甚？」說罷，洞門開處，內裏走出一個身材短小，相貌醜惡，頭大如斗，鬍鬚虯結，手持鳩杖，行路遲緩的老怪人，一見洞外來了兩個女子，似甚驚訝。面色剛剛一變，倏地暴怒，一擺手中鳩杖，便要打下，杖頭上立有朵朵銀花，自鳩口中飛出。一面並還口喝問，方說得一個「你」字，癩姑早有準備，不等杖下發話，手早揚起，手掌上現出一粒豆大烏光。那老怪人立即住口，改倨爲恭，並忙收鳩杖，面帶驚喜之色，肅客入內。二人剛剛走進，門便關閉。易靜見這怪人腳上拖着一條鐵鎖鏈，似極沉重。洞中甚是高大，共分裏外兩層。外層是一廣庭，約有兩三畝方圓。內層石室兩間，一大一小，老怪人住在小間以內。同到裏面坐下，向二人問道：「二位道友，可是受我好友黃風道長之託而來麼？」癩姑也不回答，先祇告訴易靜，這裏不怕被對頭聽去，可以隨便說話了。接着便對易靜談起這位怪老人的來歷。